

朱家宝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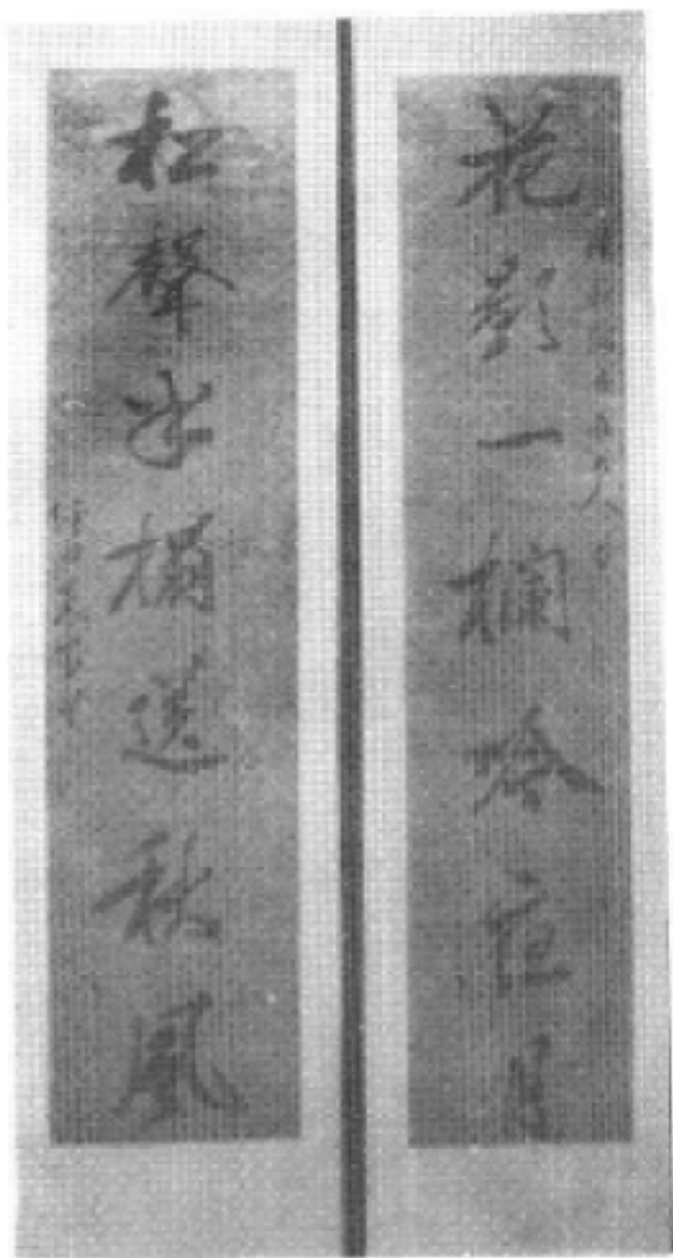
卢礼庚摄



臣朱家寶年二十八歲雲南臨安府甯州人由廩生中式光緒五年己卯科本省鄉試第三十七名舉人丙戌科考

咸安宮教習期滿引

見以知縣用應光緒十八年壬辰科會試中式第一百六十八名貢士



朱家宝墨迹

卢礼庚摄



朱家宝墨迹

通海县政协办公室供稿

目 录

殿试朱卷·····	朱家宝 (1)
先严哀启·····	朱 纶 (4)
辛亥革命期间安徽巡抚朱家宝资料之一 ·····	邹 鲁 (9)
辛亥革命期间安徽巡抚朱家宝资料之二 ·····	郭孝成 (12)
辛亥革命期间安徽巡抚朱家宝资料之三 ·····	孙传璦 (16)
辛亥革命期间安徽巡抚朱家宝资料之四 ·····	故宫档案馆 (20)
《直隶风土调查录》序·····	朱家宝 (23)
访寿山先生诗二章并序·····	朱家宝 (24)
江春霖参奏案·····	豆祖焘 (25)
李 光·····	李 襄 (27)
李 良·····	李 襄 (28)
与友人李良书·····	袁嘉谷 (29)
新婚诗四律·····	李 良 (30)
李毓英·····	李 襄 (32)
贺新郎词一首·····	李毓英 (33)
李承邨和缪素筠的友谊·····	豆祖焘 (34)
华宁名中医张灿然及其三女婿·····	豆祖焘 (36)

杨起鰲	豆祖焘 (38)
刘 珍	豆祖焘 (39)
张怀信	豆祖焘 (40)
杨其礼	豆祖焘 (41)
魏丕承	豆祖焘 (42)
魏家斌和他的儿子魏尔崑	豆祖焘 (45)
招安军莫朴攻打华宁城	豆祖焘 (46)
张冲智取张培金	豆祖焘 (48)
“大请客”诬控案	豆祖焘 (51)
金、范入滇与定滇军的覆灭	豆祖焘 (53)
匪首杨天福漏网记	豆祖焘 (56)
“小干猫”普自诚	豆祖焘 (58)
奎联昌事件的前因后果	豆祖焘 (62)
难得糊涂的州官	豆祖焘 (66)
黎县县长熊鸿钧的几件事	豆祖焘 (68)
华宁县长杨恒刚的“要钱”与“要名”	豆祖焘 (71)
华宁县长彭树甲的几件事	豆祖焘 (75)
蔡标发迹前后二三事	豆祖焘 (78)
水月轩蒋兴之死	豆祖焘 (81)
杨高德逸事	豆祖焘 (83)
吊打军粮与龙云下台	豆祖焘 (85)
顾、唐角逐的西洱小河口之战	豆祖焘 (88)

我所知道的安恩溥·····	豆祖焘 (90)
我所知道的万保邦·····	豆祖焘 (94)
拾遗补阙八则·····	豆祖焘 (99)
1、关于顾品珍的死难地点·····	(99)
2、关于杨治庭被害·····	(99)
3、唐继尧没有软禁过朱家宝的父亲·····	(100)
4、关于熊庆义的简历·····	(101)
5、从“聂耳的毕业证书”所想到的·····	(101)
6、读“翟立白述”想到的·····	(102)
7、唐三攻省失败后的实力·····	(103)
8、“六·一四”政变后的徐为光·····	(103)
盘溪糖厂史话·····	车树林 (104)
孤山史话·····	张士儒 (111)
孤山诗文选·····	文史办辑 (115)
段丕襄和他的《价农志异》·····	张士儒 (128)
《价农志异》十三则，附录一则	
·····	段丕襄原著 张士儒点校 (133)
1、文德王·····	(133)
2、狐狸冢·····	(137)
3、黄衣童子·····	(139)
4、小土豹·····	(140)
5、鬼 妾·····	(142)
6、李太守·····	(143)
7、退(蜕)皮·····	(145)

8、蚁 阵.....	(148)
9、何 先.....	(150)
10、梦入小天.....	(152)
11、幻平天下.....	(154)
12、异 香.....	(156)
13、幼臣小传.....	(158)
附录：	
杨广乡土志.....	(161)
华宁县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164)
征稿启事.....	(167)

殿试朱卷

朱家宝

编者按：朱家宝的《殿试朱卷》木刻本原系张仰之先生收藏，县志办曾复印过十份，现由豆祖焘先生抄录供稿。文中标点、段落为编者所加。

臣朱家宝，年二十八岁，云南省临安府宁州（今华宁县）人，由廪生中式，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本省乡试第三十七名举人，丙戌（1886）科考咸安宫教习，期满引见，以知县用，应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会试中式第一百六十八名贡士，保和殿复试第二等第五名，殿试第二甲第四十一名，赐进士出身，恭应保和殿御试，谨将三代脚色开具于后：曾祖珍，未仕，故；祖文光，未仕，故；父学诗，未仕，存。

钦命阅卷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张、吏部尚书麟、户部尚书翁、刑部尚书贵、吏部左侍郎谭、户部左侍郎廖、礼部左侍郎启、礼部右侍郎景、刑部左侍郎薛、刑部右侍郎周、工部左侍郎汪、工部右侍郎徐公阅进呈，钦定第一等第二十二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廷尉天下之平论

治天下之道，赏可过也，刑不可过也。过于刑，无以措天下之手足，而不及于刑，又无以戢天下之邪心，二者均失之也。

救其失，则莫如持之平，张释之曰廷尉，天下之平，斯言得之矣。

夫廷尉，秦官也。汉之有廷尉，袭秦之旧也，然秦之以尉名官者，众矣。太尉掌武事，卫尉掌屯兵，中尉掌徼循，京师又有都尉、校尉之属，考其所掌，大抵皆兵柄焉，而廷尉独掌刑辟。或曰：兵，天下之大刑也；狱，天下之大命也。兵狱同制，故其官皆曰尉，听狱者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故曰廷尉。或曰：廷，平也，治狱贵平，欲其顾名思义而得其平也。

虽然，秦之治以吏为师，执三尺之法以槁扑天下，何有于平？汉惩其弊，约法三章，扫除烦苛，与民更始。然洎乎孝宣之世，驭天下百余年矣，而路温舒犹以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深疾治狱之严，而为缓刑之请，岂不以汉除秦法而其弊犹有未尽革者欤！使帝当日以渭桥马惊之故，凭私怒以厚致其诛，天下必有效尤更甚而与秦吏同其暴者，此释之所以为民吁命慷慨而争也。厥后，于定国哀鰥折狱、平法决疑，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夫定国之时，去释之已久，而人犹追颂之弗衰。呜呼！释之可谓明刑矣。

审乐知政疏

臣闻帝王之兴，其乐斯作，声音之道，与政相通，是以八闋传自葛天，六艺作于颛顼，伏羲有网罟之咏，黄帝有咸池之音，事与功偕，由来尚矣。

至若唐虞揖逊，汤武征诛，大章大韶，并纪勋华之圣；大濞大武，同扬蹈厉之威，昭德象功，皆其盛者也。下逮春秋，尚存风雅，“鹊巢”、“麟趾”虽云，其迹寢衰；“相鼠”、“茅

鸱”，犹以不知为耻。观其劳人、思妇，各操土音，太史采风，瞽宗被律，季札无讥于自郇，宣尼忘味于适齐。师渭于晋，写濮上之声；田方于魏，发左高之笑，非以理乱攸系正哇各殊欤？

自时厥后，雅声益微，秦燔诗书，乐经并毁，寿人徒作政苦苛焉。汉代典章，颇沿秦制，高台房中之乐，笙始于唐山，武皇天马之歌，见讥于汲黯。元、成以降，政弛乐淫，矧魏氏道微，刘琨疵其郑曲；晋代德薄，阮咸谓其离声者耶！至于唐乐则以和为号，宋乐则以安为名，元乐则命之曰成，明乐则谓之曰奏，虽古乐之不复，亦时政之相继，故夫规叔季之风者，其节数以急也；鸣国家之盛者，其音和且平也。

我皇上经纶六合，陶淑群生，固已搏拊扬休而治躋，仪凤成平底绩而化洽庞鸿矣！臣谨疏。

赋得“江心舟上波中铸”，得“铜”字五言八韵

江上逢佳节，舟中集巧工。
大波横白练，圆镜铸青铜。
蒲叶轻帆稳，菱花制雅同。
涛声围雀舫，火色逼蛟宫。
柁外澜回紫，炉边电闪红。
夜开天浸月，橐鼓水生风。
浪阔双桡倚，烟销一鉴空。
汪洋钦圣泽，作楫励臣衷。

先严哀启

朱 纶

编者按：作者朱纶系朱家宝的儿子，《哀启》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他父亲一生的主要经历。现由朱家宝的外甥豆祖焘先生抄录供稿，以饷究心于近代史及地方史的同仁研究和参考。文中标点、段落原为里人关铭慎于抗日战争时期《新编中等国文》所加，现在收录时稍有订正，圆括号“()”内注释性文字亦为现在编时所加。

哀启者：

先严（朱家宝）聪强纯固，秉赋过人，自少奉先祖考（朱学诗）庭训从事科举之学即留心经济，以泽民匡国为心。

光绪己卯（1879），年十九，举本省乡试，不售，尝留京充咸安宫教习，所交多当世闻人，益考求民生之利病，为将来致用之备。教习期满，以知县候选，旋成进士，选庶常，散馆改主事，以礼曹无可展布，请改知县。

己亥（1899），部选直隶平乡县知县，莅任，即先拿办大刀会匪，为地方兴水利，设施甚备。明年庚子（1900），拳匪祸作，蔓延全省。六月中，匪由东省窜入县境，裹胁饥民，盘踞村落殆千名。先严（朱家宝）亲带练队击散，擒数十人，立时询办，匪踪遂绝，道路始通。当时，以南三府第一贤员保奏，为李文忠（鸿章）所赏拔，干济之名，由此而起，调南和擢署滦州，历任皆以约束丁役，清理讼案为先，政声益著。

前大总统项城袁公（世凯）时官直督，请破格录用，超擢保定府知府，清厘发审局积案，凡疑难大案，必督同审理，大府以明察多之。

旋奉委送官绅至日本学习法政，先严（朱家宝）因考求彼国行政方法，务求实际。归国后，升通永道，旋授江苏按察使，以“官须自做，事必躬亲”八字自厉以厉所属，风采振一时。

丁未（1907）三月，简授吉林巡抚，时初改行省，设旗务处，有利必兴，有害必去，旗民大安。并奏设交涉、民政、度支各司，劝业道、高等审检厅等官，罗致贤能，定同厅办公章程，省治大备。先是，将军时代，凡官钱局、粮饷局、税捐局、军署可随时支款，官钱局年终决算，且提用红利。先严（朱家宝）于公费养廉外，一无所取。创办法政、师范、女子各学堂，添设小学堂、宣讲所，各新政皆先后举办，风气以开，民亦不扰。

逾年（1908）秋，调任皖抚。是年，陆军部奏定九月在安徽之太湖秋操，皖中自前抚（恩铭）被刺后，伏莽甚多，先严（朱家宝）下车后即将可靠军队布置会垣要地，以资镇定，即赴操地会钦使阅视，两宫（慈禧、光绪）升遐（死去），人心益震。先严（朱家宝）即于第一日操毕，星驰抵省，当夕即有马炮营之变，炮兵开炮攻城。先严（朱家宝）即登城督队守御，流弹如雨，置不顾，仓猝间，用巡防营三百人定乱，皖民立碑画像，至今颂之。

宣统庚戌（1910）秋，皖北大水，被灾者二十余州县，多方筹画，集赈款至三百余万圆。辛亥（1911）夏，皖南又患潦，沿江田圩被陷，以广济圩长九十余里，关系尤巨。先严（朱家宝）特调巡防队驻扎江岸，专司防护。躬往巡视，削竹为杖，往来泥淖中与队兵同食息，队兵感奋，皆不顾身命。

从事两月之久，圯得保全。

八月，武昌事起，先严（朱家宝）虑皖鄂毗连，新军易摇动，先商江督调巡防二营来皖，而令新练陆军第六十一标，缴械给饷，遣之离皖。正部署间，六十二标即烧营围城，巡队御之不得逞。时上至武昌，下至江苏，皆宣告独立，皖中则諮议局议长，城防局局长，并在省绅耆，亦环请独立，以图自保。先严（朱家宝）以大势所趋听之，将谋赴沪图后计，绅民炷香要留，拥塞衙内外至二万人，城门昼闭，全城罢市。为首巨绅复径入宅内，坚请维持，挟先严（朱家宝）至暖阁，手大都督印，高举言曰“朱大帅允留”，众乃徐徐引去。会皖人有自谋者，极意破坏，乃决计引避。既抵上海，欲归滇省亲，道梗不可行。枢府复电催北上，且汇旅费促之，乃寓津养痾，以待时局大定。

无何，共和诏下，民国成立。元年（1912），袁大总统（世凯）屡请人以公义私交为言，劝先严（朱家宝）复出，未之应。秋间，遽有任仓场命令，不得已始就任。二年（1913）一月，滇省选先严（朱家宝）参议院议员。三年（1914）二月，派充考试县知事主试，将竣事，以直督赵公（秉钧）暴卒，令任直隶民政长兼都督。先是，政府尝以吉林、黑龙江、甘肃、云南诸疆寄相属，先严（朱家宝）坚辞不就，至是，仍再三面辞，袁大总统（世凯）以大局相责，乃抵津任事。时民政方面，从前成规，破坏殆尽，手订办事章程，以期渐入轨道，并复订清讼辑盗诸定章。

甫一月，忽接先祖考（朱学诗）在籍弃养凶电，先严（朱家宝）归省不成，终天抱恨，家国巨变，先后交乘，沥血请回滇行丧，政府始终以前贤夺情为例，不之允。

未几，改巡按使加将军衔，督理直隶军务。先严（朱家宝）

以民政为国立之本，在省县知事，新旧并用，平时本曾文正公（国藩）堂属，略如师弟之意，凡关政治，必令各抒所见，反复辩论，推诚相与，仍以“官须自做，事必躬亲”榜诸客座，以相策励，用是新政悉举，辖境安靖，财政亦略裕。

卜以四年乙卯（1915）十一月为先祖考（朱学诗）茔葬之期，先严（朱家宝）先期入京以开缺请。政府尚在犹豫，直绅又以时局未定，畿辅重要，电政府乞留，乃有派不孝（朱纶）代父葬亲之令。先严（朱家宝）至是退不能退，隐痛在心，有无从告话者。

项城（袁世凯）薨逝，黄陂（黎元洪）就职，复申前请，亦未允，且以直隶为各省模范为言。六年（1917），中央政潮大起，先严（朱家宝）以政争日烈，遂自此桂冠不复闻时事矣。

先严（朱家宝）尝手书《家庭琐言》一卷，凡入官后事言之綦详，出处本末，则建德周恣慎公为撰《生圻记》尽之，不孝（朱纶）懵昧无知，不能尽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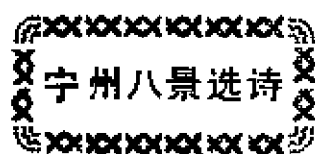
解组以后，仍侨津上，赁屋以居，与旧时朋好以文酒遣日。素好骈篆书，凡慈善团体囑先严（朱家宝）书以为补助者，求无不应。六年（1917）以来，尝重游日本，谒孔陵，登泰山，于京西诸山，踪迹尤遍。素豪于饮，春秋渐高，自为节制。

本年（1923）夏间，患气痛，时作时愈，入秋，又增喘急。夏正、八月初，赴西山小住，旋入京谒德医，服药良效，二十七日返津，精神如常，惟饮啖减少。九月初五日上午客至，犹坐谈不倦，日加午将进膳，忽觉痰涌气塞，顷刻之间，弃不孝而长逝矣。呜呼，痛哉！

泣念先严（朱家宝），平生以清操自励，历官开府，儒素

如初，时会所遭，志事未伸万一，不孝（朱纶）行能无似又无有以解其忧者，大荫俄摧，痛何有极！只以慈亲在堂，故乡万里，归安窀穸尚犹有待，不得不假息人间，免襄大事，濡泪和墨，冀以告哀，伏乞矜鉴！

棘人 朱 纶稽顙



春 雷 古 洞

〔清〕张 纲

春来何处不雷鸣，
此地闻来别有声。
乍听恍从天外发，
徐聆却自洞中生。
帝心出云仁威远，
品物乘机甲坼萌。
惊觉卧虎腾踏去，
穴间犹带水云腥。

辛亥革命期间安徽巡抚朱家宝

资 料 之 一

邹 鲁

编者按：此份资料原载于（增订版）《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光复之役》。现我们根据《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七册第166页—第173页邹鲁《安徽光复》节录出有关安徽巡抚朱家宝的部份资料以饷读者。作者和文中标点、分段仍旧，题目为编者选辑时所加。

安庆自武昌起义之后，已由管鹏等将新军运动成熟，急谋响应，先派吴咏谷赴鄂接洽。九月初九初十两日，各军举事未成。先是，同志会议，推胡万泰（某营教官）为城外军事总指挥，并订于初九日，夜半由六十二标步兵（驻集贤关距城二十里）先动，六十一标（驻五里庙）及炮营应之，合力攻城。詎料胡万泰被推后，即夕潜逃。迨初九日上午十时许，同志知胡走，仓卒改议一切，已觉措手不及。不幸六十二标之代表李乾玉，在城内为候本日之改议，回营太迟，致为该标标统顾琢塘拘禁于别室，所携会议之计划，莫由外达，全标未动。惟六十一标与炮营，届时整队出营，以待二标，二标未至，守令不敢攻城，城内为江防营所扼，无力自动。迟迟至初十日黎明，人心弛懈，朱家宝借江防营之力，解散一标与炮营，并逼缴城内巡防营之枪械，而戒备益严。

同日下午，六十二标同志李乾玉、陆国荣、史逢甲等，击